

·读书·

一本好书是怎样炼成的

简评《光阴印信——甘肃手艺人》

□ 王光辉



一本好书，至少应该具备几个硬核条件：文字足够流畅，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；图片足够精美，视觉观感要与文字珠联璧合；版式足够雅致，能起到修饰图文却又独立表现的作用；装帧和印刷材质要恰如其分，要与书本内容的品位得体搭配，相得益彰。如此，一本书则内有珠玑闪光，而外有意气洋溢。

《光阴印信——甘肃手艺人》是一本好书，具备了我所定义的几个硬核条件。

—

该书作者范宏伟是一位专业摄影



金昌木偶戏表演 冯乐凯



常天平制作的河州泥塑

家，是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，擅长人像摄影，尤其善于抓拍人物不经意间动态瞬间。他的摄影作品有形有神，活灵活现。他拍摄的风光也很美，兼具油画的色彩触感和国画的空灵意趣。如果说题材的选择只是摄影家的个人审美和技艺呈现，那么，当他将镜头对准广阔西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民俗文化的时候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已经完成了从一名优秀摄影家到文化人的蜕变，他的艺术行走也已经由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升华为家国情怀的抒发。

《光阴印信——甘肃手艺人》是范宏伟对46位甘肃手艺人(大多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)的影像记录，是他十多年来聚焦非遗而踏遍甘肃山水寻觅挖掘的成果。2014年他出版了《先民遗风——黄河中上游“非遗文化”》一书，是他倾心于非遗影像记录的阶段性专题亮相，而这一次他所选择的46位手艺人及他们所代表的技艺，则更像是甘肃非遗和传统手工艺的一次总结性展示。其实他的镜头对准的甘肃手艺人又何止这些，总括的数字有百余人。

本书中，他用镜头定格了这46人在工艺制作过程中的一个瞬间，画面有直逼人心的凌厉感。制作藏式木雕的安玛尼那紧握着刻刀时皴裂的手指，制作天水雕漆的巴忠天打磨胚胎时皱着的眉，制作池哥昼木雕的班杰军沉浸的双眼，制作河州泥塑的常天

平微微翕张的嘴唇，制作敦煌彩塑的杜永卫倔强的髭须，制作古琴的范小炘在窗前弓着的背……他们每个人都在范宏伟的镜头下呈现出独有的神情和气质，这些照片，光影里有灵魂，色彩中有力道。我能想象范宏伟是如何端着相机在一边静静守候，专注等待着出手的最佳时机。

二

美丽的文字往往是沉静的，无需声嘶力竭；美丽的人常常是低调的，无需刻意喧夺。我在书里找了半天，才在版权页上找到了文字撰稿人朱艳君的名字。

要把46个经历有别、技艺迥异的人用文字表达出来，而且要写得不重复，有个性有特点，绝非一件容易的事。她写平凉剪纸传承人何霞：“我始终相信，每一段故事诞生的地方，都有一种美的存在。我们与其邂逅，被其触动，心生涟漪，新的故事便随之诞生。”

她写西和麻纸技艺传承人胡凤钰：“一张张麻纸贴在院墙上，看似斑驳陆离却又柔韧细滑，像一片片秦砖汉瓦，又似一页页翻开的史书。”

她写大国工匠李云鹤：“说话间，一抹斜阳照进洞窟，恰好打在李云鹤的背影上，画面极具温暖。一同沉浸在温暖之中的，还有如同家人似的大佛和壁画。”

三

一本书做成什么样子，考验的是编辑的水平，就好比一盘菜做成什么样子，考验的是厨师的水平一样。作者的文稿，好比庖厨里的食材，食材再好，也需要厨师佐料调味、配菜烘托，掌握火候，摆盘定型。如此一说，编辑的工作与厨师真有一比。

一本书的整体观感体现着编辑的功夫。而这个功夫，除了文字的编校，更表现在对书稿的版面和装帧的整体思考方面。字体字号、图片裁剪、图文

配比、开本形式、印刷材质的选择等，每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里都体现着编辑的职业经验与审美眼光。

一本好书的诞生是一件幸运的事，堪比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张静和设计师杨楠，是读者出版集团的年轻一代。当我以一个老编辑的职业习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流淌着的编辑用心。一本图文相配的书，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全方位的。文字编校是基本功，图片和文字要互补而不能相斥，视觉的冲击力和阅读的流畅感要和谐而不能争宠，字体字号的选择要与整体版面浑然天成，封面设计要与书稿的精神气质互为表里，印刷材质的选用要恰当，在简约与奢华之间把握合体美感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们做到了。

出版内有一句真理性的话：读者并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，直到你把它拿到他的面前。而评价一本书的好坏，其实最朴素的标准是，当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能说一句：哇，这本书就应该这个样子！由此看来，编辑也是手艺人。

当然，一篇优美的序言也是一本好书的必要组成，话说叶舟写的序言恰似这本书胸前的一枚蓝宝石胸针，质感温润，光彩熠熠。

（《光阴印信——甘肃手艺人》，范宏伟著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（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范宏伟摄）



郝宏贤展示环县道情皮影



阮琳、阮熙越母女相守传承兰州刻葫芦技艺

书评

心藏澄明 静琢微光

□ 何小龙

多年前我外出旅行时，参观过一处设在毡房里的银饰作坊。毡房幽暗的一角，一位中年匠人坐在矮凳上，面前摆着一块砧板，手握小木槌，正专注敲打一件银镯。那镯子的镯面窄小，却布满细密繁复的篆刻花纹，每一道纹路都耗着心力。近读何泊云的诗集《第三种光》，不禁想起这位打制银器的师傅。感觉诗集作者也是这般，避开尘世的喧嚣，守在于自己安静的一隅，对每一首诗严谨构思，一字一句细致推敲，如同精心打制一件件诗歌的银饰。

我和何泊云有过几次交集，也欣赏他的才华。当读完他的这部诗集，我更确信自己的判断：他是一个对诗歌怀有敬畏之心的诗人，写作态度十分严谨。正因如此，他不会轻易落笔，也

不会为了宣泄某种情绪而放纵字句。他写诗总要认真构思，苦苦寻觅最妥帖、最精准的形象，将其安放于诗句之中，令诗篇结构严谨，细密而疏朗有致。如《冬夜深处》一诗，情绪内敛，由实景到隐喻层层递进，意象捕捉精妙，衔接、转换自然，结构紧凑又留足空白，令人深思。

这般沉静的诗，在诗集中俯拾皆是：“在孤寂的边缘，叶子一层一层/它们似乎在持续加深/一条幽邃小径的不可言说//距离溪水最近的浅黄色小屋/跳出一只古典斑尾的小猫/它忽视我的存在，径直走向/一棵泛着光的白杨树/下//又好像记起了什么，它突然转身/凝视了我那么一小会儿后/消失于幽林深处，步伐那么轻快/那么熟悉，它去了哪里……”（《第三种光》）

读这样的诗很容易让人安静下来，这得益于作者对诗歌语言与意象的精心撷取，赋予文本沉静、澄澈的美感。法国诗人瓦莱里曾有著名的譬喻：诗歌是舞蹈，语言本身即是目的。作者深谙诗歌语言的要义，几乎每一首诗，都注重构思与语言的精雕细琢，让文本精致考究，意味深长。

《在桥上》一诗，更见比喻构思的灵动精巧。前面写冰河初融、芦苇抽芽、水鸭与河水私语，捕捉低处悄然苏醒的春意；而结尾四句堪称神来之笔，将河底滚动的小圆石头，比作拨动的算盘珠子。流水冲打石头的碰撞之声，恰似算珠起落，顺势生出“在桥下清算一个人的孤独”。把无声的流水石子，化作算盘，将无形的孤独变成可以盘算、计量的事物，意象出

人意料却贴合场景，比喻新鲜而不刻意，四两拨千斤，一句就把观景人潜藏心底的孤寂轻轻托出，尽显诗人挑选意象、锤炼语言的巧思。

写雨的诗人很多，大多将雨声喻为琴弦、泣诉，走传统的抒情路子。而何泊云另辟蹊径，把淅沥的雨声想象成一匹灵动的小马驹。天未亮时，小马驹在窗外往来奔走、撒娇，最后用头顶一顶窗户，随云朵远去。他将无形的雨声，转化为有神态、有脚步、有情绪的鲜活生命。比喻跳出俗套，想象轻盈新奇，语言干净克制，足见他择取意象的高妙，于寻常景物中挖掘出独属于自己的诗意。

（《第三种光》，何泊云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）

近日，由敦煌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曾凡仲中篇小说集《提花枕巾》新书发布会在兰州举行。本书收录的七篇中篇小说，聚焦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，书写他们的坚韧与尊严、困境与希望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剪影，为读者提供了关于爱、责任与救赎的深刻思考。作者笔触真实，人物鲜活，字里行间跃动着对生活的深情与敬意。

诗人、作家牛庆国认为，本书的完成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：一是时间维度，小说大多数的故事都发生在20世纪末，记录了一个时代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向往；二是普通民众维度，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普通人物，但他们身上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；三是地域维度，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作者生活的那片土地，有不少关于那片土地风土人情的描述让读者所熟知。（王郡）

《提花枕巾》新书发布会举行